

河南府志卷之八十八

藝文志十二

神道碑一

周上柱國衛國公海州都督普屯威神道碑銘

北周 庾 信

公諱威字某河南洛陽人也舊姓辛隴西人基若水之源纂商邱之胄邑于大亳蓋曰其居封于小辛乃成其姓佐治以東都上將魏帝解衣武賢以西國功臣漢王推轂祖大汗武川太守考生河州四面總管大都督並得聲振長榆名雄高柳公秉靈山岳誕載星辰鋒穎旣高光芒斯遠青衿學劍旣

爲人主所稱童子論兵卽在中軍之策永熙元年入仕授直  
盪都督太祖文皇帝始裂鴻溝初登函谷公濯衣沐髮仗劍  
轅門撤洗足而相迎下賓階而顧問自此卽居帳內仍爲直  
寢授寧遠將軍羽林監白土縣開國伯邑五百戶大統元年  
從迎大駕進爵爲侯增邑三百戶加冠軍將軍散騎常侍轉  
大都督公善於用兵長於撫御自攻洛陽定宏敷戰河橋平  
沙苑冒刃衝鋒前無橫陣軍吏計功司勳賞策授使持節銀  
青光祿大夫進爵爲公增邑八百戶五年授使持節都督揚  
州諸軍事揚州刺史十三年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尋遷  
驃騎大將軍開府仍賜姓普屯卽爲官族入陪武帳出總戎

綱置府陽關張旃瀚海故得上書於漢卽用同宗爭長於周  
遷無異姓十六年授鄜州諸軍事鄜州刺史河湄瑞氣特表  
廉平鄜祀神光徧明正直及乎魏終天祿周受惟新明命已  
遷彝倫或草周元年改授大將軍抱罕郡開國公增邑一千  
戶軍中受詔非論北伐之功大將登壇無待東歸之策置陣  
太平開陰晉之道連兵廣武納滎陽之城校戰丹山移營白  
壁莫不勇冠三軍名凌五將保定四年授寧州總管築平綱  
之城衛人拱手成滎波之澤梁氏寒心朝廷與公有內外之  
親令公從戚里之貴乃以魏文帝女爲公夫人遂得長門之  
左別開公室之園濯龍之傍便有王姬之館五年被徵入京

拜小司馬期於司武以公爲魏絳佐於中軍以公爲荀首豈直謂之鶉火稱之縉雲而已哉其年被使領兵出西涼州奉迎突厥皇后紀裂繻來卿爲君逆稱族而行尊君命也天和元年授柱國拜大司寇楚之柱國方之南火軒之司寇譬以西雲總授於公能官人也建德二年授少傅四年授河州總管都督七州諸軍事卽爲河州大中正公之桑梓本于此地再爲連率頻仍衣錦襄城龍種更及池臺桂陽仙人還歸鄉里故老親賓酣歌相慶安車駟馬天下榮之宣政元年授上柱國更加少傅配于上相卽陪元滬之圖居于京師實有北橋之策改封宿國公食邑并前五千五百戶射鴻舊圃舞鶴

餘城旣浮酸棗之河聊對淇園之竹出遊戚里則羣公下階  
來朝建章則天子降席是以行滿天地名聞四海方當光輔  
五軍叅謀七政天厲弗戒薨于所居春秋六十有九詔贈某  
官諡某公禮也以今開皇元年七月某日反葬於河州金城  
郡之苑川鄉山行隴底地入塞原望積石以緣河臨崆峒而  
下坂元甲黃腸崎嶇亭鄣及云冀徹方勞榆沈若夫樹反壤  
也封憂屋焉終須頴川之碑乃見華陰之碣世子儀同承達  
孝性有聞居喪得禮嗟海變而田成懼山飛而地絕勒石墓  
田仍銘云爾

少典之孫元王之子虹貫於月金承於水降及於周公侯復

始風俗氣候山川表裏河連積石山帶崆峒秦亭北上漢使  
西通金行氣壯地勢人雄稜稜高節凜凜疎風祖考藩屏濁  
河清渭兩地謨明雙流光賁水無別色雲無異氣爲吏爲民  
惟懷惟畏公之嗣世實秉英靈降神中岳迴文列星鸞翔鳳  
顧珠角山庭臣深義奉子極天經洛城戰陣河橋旗鼓箭飲  
石梁劍燃銅柱並麗六虞俱抽雙虎主門開擊陽關置府再  
爲上台兩爲少傅模範帝師經綸國步允龔峻德欽明審諭  
東轡車茵誰言溫樹天道茫昧年齡倏忽上將星開功臣鼎  
灑九原陵阜三河甲卒地險龜林營危馬窟西州永別北關  
長辭山張虛蓋野祭空帷陵康地迥松路風悲銘于碣石勒

以貞龜

庚開府集

唐同州長史宇文公神道碑

唐楊炯

列侯計功其詩曰仲山甫誠于百辟大夫稱伐其銘曰正考甫恭于三命所以揚其先祖所以示其子孫文質既殊條流遂廣山河永配金石長存或旌原氏之阡或表滕公之墓觀百林之字者孝廉之舊業於是乎不愆不忘讀黃鳥之詞者文範之餘風於是乎可久可大公諱挺字敕珉河南洛陽人也宇文歸之遠派宇文翰之餘秩自中州圯拆上國崩離魏氏忘其寶圖齊人弄其神器周雖舊邦天有成命車書混一於域中子弟星羅於海內及其隋室遷鼎重運幄符固亦壇

社仍存山河不替曾祖顯和後魏長廣郡公周贈延州刺史  
祖神舉東平郡公贈少保考誼皇朝益州青城瀛州清苑二  
縣令公慶成弧矢氣襲芝蘭州則赤山之精照牽牛於北列  
鼎則黃雲之寶入天駟於東方資大孝而立身蘊中和以成  
德詞叅變化稽百代之闕文學富圖書閱三冬之舊史初任  
王廷兼攝務殷叅卿位重王徽之任達國士行車劉簡之博  
聞中郎寓直秩滿授遂州司戶叅軍事天開井絡地洩江源  
財雄翕習於外區棟宇相望於近甸尋遷絳州翼城令大梁  
星野少澤封圻實惟繁劇載佇循良魯國有司無擅徵之事



南陽郡吏罷休沐之娛州府狀聞鄉亭頌德亦猶禮讓之化  
綿竹於是乎作歌風俗之夷浚儀於是乎刊石稍遷符璽郎  
尋奉勅檢校鴻臚本官如故環濟要畧掌天子之璽符劉熙  
釋名表京師之心腹是分麾節式贊王侯國信不差郊迎有  
序遷尚書職方員外郎夏書禹貢辨其川澤周禮職方明其  
物土清晨伏奏幾承題柱之恩閑夜絜齋惟有張燈之宿詔  
除朝散大夫晉州司馬尋遷長史平陽舊縣姑射靈山玉印  
仍存瑤城未改習鑿齒之逢宣武三命而踐侍中管公明之  
謁冀州四見而登別駕詔遷同州長史河西輻輳渭北膏腴  
秦地之下邦漢京之左輔使君何以爲政端右宜其得人直

言則陳留阮宣通理則汝南叔度王祥糾令屈公輔之宏材  
荀羨逸羣杜冲天之勁翮享年六十有五以永淳元年六月  
二十一日終于華州之別業嗚呼哀哉公禮樂君子儒林丈  
夫友于之仁伯淮與季江同寢朋從之誼鮑叔與管仲推財  
優游太學之中籍甚平臺之下輜車就列化洽於二同油軾  
官政戒於半刺道尊德貴而大位不躋有志無時而天年  
不永卽以其年十月遷窆於鄭縣安樂鄉之西原嗣子某官  
等詩禮預聞箕裘早學生則盡其養劉殷積粟於七年歿則  
致其哀唐頌絕漿於九日占白鶴相青鳥鄭伯所封有成林  
之采地晉侯所輅有河外之列城沓習旛旄紛紜野田范巨

癩則素車來哭韓元良則總麻設位大夫受梁鴻之命終陪  
烈士之墳妻子從田豫之言竟托神人之墓嗚呼哀哉銘曰  
開國東部承家北平遂荒中縣奄有神京時逢日薄運改天  
正二王之後三代之英惟宗惟祖有典有則大魏將軍隆周  
相國於穆顯考其儀不忒禮樂宣猷閨門表德五才鍾秀百  
福興賢蜀都曾子漢代顏淵公之廣學其積如山公之大

其流如川親則郈霍地居周鄭人物會同歌謠興盛設官外  
職天子有命束髮登朝叅卿軍政江漢之流河汾之都禮優  
懸榻任重前樞六璽爲貴皇天降符九州爲廣益地開圖平  
陽土守下部風俗秦晉閭閻山河軌躅緹油之化海沂之曲

始聽雞晨行復驥足龜長筮短吉往凶來賓朋永訣徒御相  
哀華館無家元堂不開青龍水曲白馬車迴漠漠古墓郭門  
之路槭槭寒桐平林之東天光少日地氣多風凡生物而必  
死唯君令始而善終

文苑  
英華

趙州錄事叅軍贈齊州司馬陸公神道碑

唐  
張說

公諱孝斌字順姓陸河南洛陽人敬仲之孫有齊國宣王之  
弟封陸卿蓋命氏之所由興也秦并諸國陸分氏適燕吳在  
燕者魏文成帝時東平成王侯生平原簡王麗公卽簡王七  
世孫也曾祖彥昇北齊秘書郎以至德表所居號終孝里祖

元亮隱廬揚朗將父鴻恩盤桓利貞言 折身言 道言 一言 不言  
爲惠康自成簡至惠康孝弟仁義世不殞矣公誕靈冲和稟  
識高朗簡而中禮易而達節篤學勵行著實飛聲文史者宗  
其淵府德行者仰其墻仞舉國子明經選絳州叅軍德安府  
法曹其在官也不苛察而小無廢不皎異而大有成知識日  
明常澹如也喪親過哀因中風廢卧疾累年不赴楚邸肇封  
大羅雲逸雖沉疴未弭而僉望允歸授楚王府兵曹叅軍府  
罷換趙州錄事叅軍以病去職聖歷元年匈奴入趙公危邦  
不處盡室以行望河南而將濟至黎陽而疾甚年六十有二  
十月丁未終於姚村之逆旅歸殯於滏陽之郭北光天二年

皇帝踐祚以故吏贈齊州司馬惜哉存則位不充其德沒則榮不逮其身命矣夫夫人范陽郡太君盧氏故岐山丞元瑾之女妻道母儀自家刑國享年七十有六開元六年十一月丁未終於洛陽之宣教里八年五月丙子合葬於漳北之神岡禮也初咸亨中王師征遼公叅是軍事友人太原王守義遇疫於海東路艱寇阻兵危勢急公獨顛沛致喪歸其井邑其在安州朝廷以公精達法理乃命覆囚劍南梁岐寃繫動盈千百丹筆所詳十全八九其捨生徇義返己施仁皆此類也禮莫重乎飾終於是見其不朽矣善莫大乎餘慶於是知其有後矣子伯玉仲容叔獻季良泣血銜血視天若墜俾

作頌式昭遺懿銘曰

曠哉陸公觀奧臻妙文雅外炳清明內照從政本仁資忠移  
孝不言而理正身作教才何富之命何負之居喪柴毀遭疾  
棲遲垂彼雲翼落此盛時歿後榮進終延贈寵德之休明位  
匪爲重嗟嗟千載賢士之壠

文苑  
英華

唐河州刺史冉府君神道碑

唐張說

公諱實字茂實其先魯國鄒人也今爲河南人焉五代祖道  
周尚齊南康公主位都督高祖軫梁荊州刺史曾大父黎梁  
湖州刺史周拜儀同隋開皇中爲旭州刺史大父安昌潭州  
總管考天水郡果公仁才婚皇室漢南縣主涇浦禮袁江永

凡六州刺史偉矣哉承家善慶歷代名臣風流載於史官勲業藏於王府公卽果公季子德義如山文章如泉縉紳之士仰焉宗焉弱冠太學生進士擢第遭家不造府君捐館五日絕漿三年泣血雖麻葛就禮而藥棘加人服闋調并州大都督府叅軍事丁太夫人憂過哀終喪有如前制應八科舉策問高第授綿州司戶叅軍轉揚州大都督府倉曹叅軍又舉四科敷言簡帝除益州導江縣令鴻漸二鎮翰飛三蜀府中之孫子荆郡內之岑公孝用能據淮距海我庾如坻岷山導滬入境先歎加朝散大夫除鄜州長史仍加關內道度支使去青城之洞府來白帝之廊祠命服有輝使車何重除婺州



司馬入謝于武成殿主上以邊庭有事喜問陳湯宣室清言  
恩逢賈誼公上對醞籍謀慮深長眷甚前席恩加後命因改  
恒州長史干時四鎮未復三蕃猶梗屯田遶塞戎馬生郊代  
郡藏符臨冀北而誠重漢家張掖比西河而還輕乃徙拜涼  
州都督府長史仍知赤水軍兵馬河西諸軍支度使地壯伏  
龍城雄飛鳥位居半刺史惣全邊公仍利溝洫懋蔗蓂序菱  
藁積糗糧均轉輸程力役寬御悅使授方任能人胥忘其久  
勞兵不怨其長戍雖金方氣候風雨不交之地磧路沙霾草  
木不植之廝莫不豐滯穗於堠牧馱甘瓜於戍時朝廷賴之  
遷使持節洮州諸軍事河州刺史仍知營田使崆峒連五郡

之壤積石控九河之源公夙奉皇華政聞行路不言而庶事熙非教而羣下順餉軍廩師處勤餘裕計偕入朝侍宴於長壽殿上謂公曰河州軍鎮要衝屯田最多卿以足食爲心朕無西顧之憂矣侑以綵幣錫以文袍及公還州也璽書勞勉王人相繼國家經流沙梁弱水收西域護南庭連百里之兵以濟事於外不一日而乏者則公之力也享年七十有一諡

宣元二年二月十日寢疾終官舍天子悼焉凶費喪歸悉命官給是日河湟耆老山谷羗夷反首務面號奔州邑雖國亡子產吏哭祭遵豈能過也愷悌之化人之父母及其沒也哀亦如之信矣夫夫人金城郡君隴西李氏江夏王道宗之女也

宜此象服爛其盈門嗣先姑之徽音立庶姬之範則薜華前  
落藁瘞城隅以證聖二年正月合墓于河南之定鼎原禮也  
天使馬悲啓滕公之室人看鶴舞閉玉女之墳松栢接於卬  
山邱陵對於伊闕石麟將鬪華表何年有子曰祖雍景龍初  
擢給事中兼侍御史內供奉追惟皇考孝于奉親忠于事君  
恭於立身惠於臨人物是四行旁通具美貽厥孫謀以燕翼  
子故老之口旣絕竹帛之文又滅揚名兮奈何刊石兮來裔

詞曰

倬哉冉氏世有仲弓鐵冠繡服給事於中克昭遺懿樹之家  
風於皇嚴孝高明有融德罔不遵藝何不涉嗣武先正思文

載叶建旗千里逮君六葉龜顧印房蛇盤綬篋官以勤積業  
因時峻宰號神明掾稱親信驥足旣展輜軒卽軻邦國海康  
京師河潤出車西域我君謨之屯田比假我君穫之六軍有  
饋其誰度之一人無憂其誰樂之猛獸避德均遷所泄靈烏  
依仁霸昇執事以今視古名齊績類天不憖遺山頽此位隴  
首回望秦川斷腸吏人攀紵哀號隨喪虛靈奠野行臨帷堂  
廟立邊郡魂歸故鄉王姬耐葬禮之終也水合蛟龍墳同石  
馬地積霜露烟攢松檟千載九原高碑淚下

文苑  
英華

元宗御書故中書令梁國公姚文貞公神道碑銘

并序

唐

張說

敘曰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定四時成象亭毒之功在道爲  
州禹也堯享鴻名播時百穀棄也舜稱至德由此言之知人  
則哲非賢罔又致君堯舜何代無人有唐元宰曰梁文貞公  
者位爲帝之四輔才爲國之六翮言爲代之軌物行爲人之  
師表蓋維嶽降神應時間出者也公諱崇字元之姚姓有虞  
之後遠自吳興近徙于陝今家洛陽焉烈考長沙文獻公樹  
勳王室建旟雋府公紈綺而孤克廣前業激昂成學榮問曰  
流武庫則矛戟森然文房則禮樂盡在弱冠補孝敬挽郎又  
制舉高第歷佐濮鄭並有聲華入爲司刑丞天授之際獄吏  
峻密公持法無頗全活者衆進夏官員外郎郎中侍郎朝廷

日能遂掌軍國遷鳳閣侍郎監修國史兼相王府長史始則  
天人讓王承置醴之顧終以飛龍利見延駮乘之恩自時厥  
後恒當大任凡三處兵部尚書三入中書令一爲禮部尚書  
左庶子又肅政大夫惣靈武庫兵馬又司僕卿知隴右監牧使  
出典亳宋常越許申徐潞楊同十郡景雲初以藩邸舊僚封  
梁國公食賦百室公性仁恕行簡易虛懷汎愛而涇渭不雜  
眞率徑盡而應變無窮常推是心以御於物故所蒞必毗庶  
風偃桀鷲化從言不勵而教成政不威而事理去思覩頌來  
暮聞歌旣登邦政卒乘輯睦及在宗伯神人允諧今之中書  
是爲理本謀事兼於百揆論道惣於三台公執國之鈞金玉

王度大渾順序休徵來臻懋德格天名遂身遜拜開府儀同  
三司崇其秩逸其志也初太夫人在堂公受職西掖頗限局  
禁求侍晨昏優詔旣許尋令還職公固請以泣制曰家有令  
弟足慰母心國有棟臣安可暫闕其後剖符江表敦論起復  
衰靡外墨藥棘內毀變禮中權通識所貴神龍之首預聞興  
復疇其井賦累讓而停夫以草故鼎新大業小往得喪而不  
形於色進退而不失其正者鮮矣君子曰忠不忘親仁也哀  
不違事義也讓功辭邑禮也濟代全名智也仁以長人義以  
和下禮以安上智以周身宜其光輔四帝軒冕三紀池臺琴  
筑優游暮齒傳爵土於祚裔保祿位於終始矣享年七十有

一開元九年九月寢疾薨于東都慈惠里皇上悼焉國人慕焉撫牀輟舂曾未云比制贈揚州大都督諡曰文貞禮也十年二月葬於萬安山之南原在疾也王人賜膳御醫視藥于薨也中使弔臨羽儀哀送君臣之義厚莫重焉子异子奔思綴遺美以寘罔極有詔掌文之官敘事盛德之老銘功將以寵宗臣揚英烈帝乃灑恩仙翰鏤澤豐砥日月臨照於佳城煙雲變態於神道寶其文字別爲羣玉之山禁其樵蘇卽表三司之墓銘曰

源深自虞派別從吳避地魯陝居家洛都神明遠契嶽瀆冥符翊聖斯偶生賢不孤仁將勇濟孝與忠俱學刃攢植文鋒



迅驅纒安卑位卽騁長途惟實惟有若虛若無再三軍國一  
二訐謨戎柄尤重王綸最樞兼司任切久政榮殊黼藻彌煥  
丹青靡渝以寬容物以鑒分區外或形放中恆禮拘箴雖誠  
口諍亦忘軀但覩渾璞誰詳瑾瑜伊臯尺寸管樂錙銖名正  
身遂言誠頰孚方辭漢祿更辱齊組旣積而散窮歡盡娛川

歸東極日去西晡上惻旒宸旁悲路衢藍田美玉荔浦明珠  
載廣休慶爰宏典謨豐碑迺立盛業其鋪帝念頻軫仙毫持  
紆鐫金刻石鳳篆龍圖七耀光動三泉澤濡欽能敘事理鬱  
詞敷求舊銘實慙禪恧蕪緬思雲霧尚想江湖有道之德其  
何以踰延陵之墓空此嗚呼存歿終始遐哉邈乎

唐文粹

故吏部侍郎元公碑

唐崔氏序張說銘

良玉吐曜非媚荆人之斲幽蘭懷芳豈珍楚客之奏若夫克  
抱厥德不揭其明四海順風以宏道萬乘渴日而致用見於  
元公矣公諱希聲字某河南洛陽人也十三代祖魏昭成帝  
曾大父隋尚書左丞宏大父隋南郡司法議恭考黃州刺史  
孝節奕代集禮以泊于公公三歲便善草隸書客有聞而謬  
之者公援毫立就動有楷則故當時目曰神童焉七歲屬文  
邈有高致十四通五經大旨四方儒墨之士由是嚮風矣雅  
尚冲漠脫落人事聞鍾黼黻罔汨其志妙於鼓琴尤工幽居

澌水之操常抵傲縱恣不求聞達况通理以其聲華太官喻

其從事不得已舉進士授相州內黃主簿黃州府君薨淡旬  
不怠期而不懈至性之酷異類同傷於是昆弟胥命纍棘互  
勉負舂荷錘躬自成墳故族稱元氏之孝服闋調補校書郎  
轉萬年主簿公之始至萬年也鄔國公武攸宜僉爲判官凡  
有牋疏皆自公出朝廷嘉焉徵拜司禮博士則天皇后欲作  
羣書之要成一家之美廣集文儒以筆以削目爲三教珠英  
蓋一千二百卷公首膺嘉命書成克厭帝旨遷太子文學主  
客考功二員外賞勤也皇帝纘膺大業擢中書舍人是時天  
地初復中外多務章奏交馳文誥疊委公操斧則伐懸衡不  
欺至於獻納多所施用然而不樂處煩屢乞外補上優而不

許轉太常少卿無何吏部缺公雖虬蟠不奮欲固其節而鶴  
鳴有聞終迫其用乃拜吏部侍郎實能考才施以諗所立振  
幽滯以器所用簡而能通清而不介輪奐畢舉衆論休之天  
錫不永清羸遺疾春秋四十有六景龍元年某月終于某卽  
以景龍三年某月歸塋于某禮也懿交暱友平生詞賦之客  
聚泣而評曰公事寡嫂撫孤姪以義聞居閨門接昆弟以禮  
著黃州之痛昭其行也卽國之徵表其才也太常之舉見其  
高也吏部之僉彰其用也况乎體道之要心無疵瑕包身之  
防口絕臧否非夫全德具美自天離祉曷能臻此君子患道  
之不立不患壽之不永公道行矣奚其多傷有新集三十卷

行於世嗣子寄童齒之子嬰兒之慕夫人李氏故亳州刺史  
某之女今主客郎中顛之從父妹也華首喪天帷堂哭晝藐  
視孤疚哀感草木託詞于我故人庶以紀百代之盛余與公  
一遇相得二紀同遊聯光粉闥接袂華禁容範之好宛猶在  
目寡謔之言未忘於耳追慨曩曩援毫涕集公執交兵部侍  
郎南陽張說吏部侍郎范陽盧藏用當代英秀文華冠時而  
盧兼有臨池之妙故張述銘盧篆石天下稱是碑有二美焉  
其詞曰

英英白雲瑞彼君輅佻佻公子嘉我王度魏后遺德作華天  
朝臨器應變直心遙遙麟閣書仙鳳池墨妙太常國體少宰

邦教公之處之有倫有要玉折其貞金斷其清沒而不朽仁

乎令名

文苑  
英華

工部尚書鮑防碑

唐  
蘇頌

有唐尚書東海宣公姓鮑春秋六十有九公從三十六載致  
政二年歷官二十五凡居邊省之長十二領四嶽十三州牧  
之寄三貞元六年秋八月景申薨于洛陽私第冬十月旬有  
七日從先公子北邙南原詔贈太子少保給鹵簿鼓吹旌其  
卒葬後三年嗣子宗由建碑墓以揚先懿公諱防字子慎  
河南洛陽人曾祖標隴州汧陽令祖仁真雅州飛越尉贈  
眉州刺史父思溫彭州唐昌丞贈工部尚書皆盛德下位發

祥於公天寶中天下尚文其呂聞人則重侔有德貴齒高位  
公賦感遇十七章以古之政法刺譏時病麗而有則屬詩者  
宗而誦之舉進士高第調太子正字中州兵興全德違難辭  
承王去來瑱爲李光弼所致光弼上將薛兼訓授專征之命  
于泉越輟公介之始兼訓之奉光弼也以順命爲忠不及於  
義公知光弼之不終也論而絕焉東越仍師旅饑饉之後三  
分其人兵盜半之公之授兼訓也令必公口事必公手兵兼  
于農盜復于人是時中原多故賢士大夫以三江五湖爲家  
登會稽者如鱗介之集淵藪以公故也徵拜尚書郎無何兼  
訓寢疾太原上思所以貳而代之者莫如公比召對勞賜寵

而遣之公之至也人不知其帥之疾及其代也由亞尹中丞  
泊居守專征之倖各遷其任兵自勇厲至于輯睦人自安業  
至于移風政自無闕至于有典代宗嘉歎之不足圖寫公形  
列于別殿蓋麟閣名臣之次也三載朝覲屬今上嗣位維新  
大政授公紀律俾作典刑拜御史大夫旋以文武之柄方鎮  
爲大南國萬里俾之師長統閩越轉江西公之撫人也以家  
勤之以子愛之利用用之厚生生之詔加銀青光祿大夫右  
散騎常侍紀成績也真拜右常侍扈從巡狩轉禮部侍郎上  
還鎬京展謝郊廟公預太常拚無文之禮進封東海公詔徵  
賢良求讜言時薦仲兗不敢違詔蒼生利之宰臣病之與公



並命考第者以爲異日故事言或有犯投之不疑焉公曰使  
吾聞所未聞聖朝之瑞也京師仍歲蝗旱務殷人耗拜京兆  
尹詔下風行令宣政舉威草難理惠周無告旣而痿痺生疾  
陳乞遂閑上置上將軍員以待功臣先用文儒耆耄以寵其  
選拜右武衛上將軍厥病加劇優詔授工部尚書致仕徙家  
東周以終天年公德本於孝才歸於周從王牧人卽戒臨事  
大畧以忠肅慈惠沉毅莊敏爲稱喜善怒惡不必爲已論交  
任人必惟其忠入爲羽儀出作藩翰夔夔然以家人嚴君之  
義屬于畏兄蓋什卿之祿千乘之賦一以奉之四時賓客之  
事車服器用之費一以稟之公與夫人視諸孤羣從唯所授

公不敢以禮秩異夫人不敢以居有私而敬恭和樂之道於是乎久御史中丞武威賈全公之甥也少長於我登朝異門教切義方慈均天性故全之報也稱天下甥舅加禮焉鄭滑節度使隴西李融公之吏也推以腹心齊厥憂寵歷佐三道其間如一故融之報也類天下賓主加歡焉於全也見公之內於融也見公之外然則公之行已與人可知矣夫人蘭陵郡夫人蕭氏始佐公賢終成公貴及公既歿清風如同二孤前左衛兵曹叅軍殿中省進馬宗叅以文學世公之業孝友繼公之志猶日不足以抒夫罔極於是乎發揚垂裕之義作

爲銘曰

穆穆宣公爲王蓋臣終始明哲優游寵勳在昔理平逢時尚  
文高唱寡和長才不羣星河麗天卉木榮春羽翰方睦風雲  
構屯乃佐戎帥名屈道伸乃登天朝盛美惟新茫茫南國赫  
赫北門股肱王室父母生人執憲成式尹京作則春官右文  
宗伯尚德出捍牧圉入趨宸極望實攸并謀猷允塞賢宜翊  
聖道厄于命方叔元老冉耕所病明明天子禮優致政曳履  
散金頤真保性良辰何遽厚夜何長歸全故邱鞏洛之陽貞  
石是勒德音孔章於戲宣公百世不亡

文苑  
英華

唐故常州刺史獨孤公神道碑銘

并序

唐

崔祐甫

昔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亂之意其論甚美達於國體雖

古之伊呂未能遠過又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亡以加管晏之屬殆不及也於戲二君以偉才當盛漢之崇而位止於下國二千石祐甫聞於先君僕射曰主恩非臣下之所圖天命豈生人之所制有唐碩量深識之士曰獨孤常州諱及字至之河南洛陽人皇朝左千牛元慶之曾孫蔡州長史思齊之孫殿中侍御史贈祕書監通理之第四子仕而遭時鵠立於朝建旗東夏三著嘉績嗚呼痛乎奄忽捐館其時也大歷十二年夏四月二十九日其地也常州之路寢其壽也五十三年中朝名公素見知者後進之士聞義嚮風者洎濠舒常三州之百姓莫不填膺流背不寔不相浹辰彌月厚而

惜之者往往失聲出涕迤若公有子朗郁等未胤厥兄檢校水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汜方佐澗河東帥聞喪來奔半旬而至惋毒之甚如不欲生旣受吏人賓客之弔乃忍死謀事以六月六日引使君之柩去常州歸洛陽其年歲次丁巳十月朔七日葬我使君子河南府壽安縣某原先祕監之塋以夫人博陵縣君崔氏祔焉禮也水部曰天之降災害于我家仲叔季盡矣吾將老矣吾弟常州之子未立今不刻石表墓則常州之令名何以傳於後乃託我故人敘而銘之常州稟元和以生幼有成人之量祕監府君親授以孝經常州一覽成誦祕監問曰汝志於何句對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是志

也自是徧覽五經觀其大義不爲章句學成童丁祕監憂勺  
飲不入口者累日先夫人同郡長孫氏諭以不可滅性之義  
由是微進餽粥杖而後起免喪加於人一等鄉族稱其孝焉  
長孫夫人高行明識訓導甚至常州漸教成器卓然有立著  
延陵論君子謂其評議之精在古人右天寶末以洞曉元經  
對策上第超拜華陰縣尉著古函谷關仙掌二銘格高理精  
當代詞人無不畏服俄屬中原兵亂避地于越丁太夫人憂  
毀瘠過禮旣外除江淮都統使戶部尚書李暉奏爲掌書記  
授左金吾衛兵曹叅軍軍旅之事非其所好未幾返初服今  
上卽位下詔收俊茂舉滯淹政之大者以公爲左拾遺凡所

諫諍直而不許婉而不撓屬藁訓詞不傳于外遷太常博士  
時新平太長公主之子裴防尚永清公主初以太子少傅裴  
遵慶爲婚主將行五禮公實相焉中使口宣詔旨易之大長  
主後夫姜慶初常州曰婚姻之禮王化之階以異姓之人主  
之不可甚矣某不奉詔中書令汾陽王時爲五禮使從焉又  
百官薨卒定諡之際綜覈名實皆居其當嚴河南郢訓荅呂  
荊州謹謚議博而正當時黷之遷尚書禮部員外郎受詔考  
第吏部選人詞翰旌別淑慝朝野稱正上方大卹黎庶精選  
牧守以公爲濠州刺史平其徭賦恤其冤弱課績聞上加朝  
散大夫遷舒州刺史舒境瀕江傍山羣盜所聚或蟠結林藪

或趙趙城寺公惠以柔之武以警之釋矛服來盡爲良俗其  
他如在濠之政居一年鹽書勞問就加尚書司封郎中錫以  
金章紫綬屬江南旱歉比境之人流移甚衆公忠心以撫舒  
獨完安天子聞而休之擢拜常州刺史常州當全吳之中據  
名城沃土兵興之後中華翦覆吳中州府此焉稱大故朝之  
選牧恒屬意焉公宣中和平易之教務振人毓德之體百姓  
蒙化遷善不知所以安而安吏不忍欺路不拾遺餘糧棲畝  
膏露降之公平生聞人之善必掄揚之氣盡與之不啻若身  
得之後進有才而業未就者教誨誘掖之惟日不足公之文  
章大抵以立憲誠世襲賢遏惡爲用故論議最長其或列于



碣頌流于詠歌峻如嵩華盛如江河清如秋風過物邈不可  
逮公有集二十卷行於岱若夫贊堯舜禹湯之命爲誥爲典  
爲謨爲訓人皆許之而不吾試論道之位宜而不陟前是公  
之仲兄季弟伯姊三年之間繼歿執天倫之喪如荼如蓼竟  
以無祿天何不仁然則賈與董名位不盡其才吾先君之歎  
主恩天命斯見矣其銘曰

常州之孝行爲大蒸蒸翼翼以敬以愛友于兄弟如捧如戴  
常州之義篤于友用之有常行之可久扶危拯溺爾身我手  
常州之才施于政撫柔三部以仁爲柄龔遂國僑千古迭映  
常州之文究其本質取其正豔從其損在星之緯在衣之袞

常州之年止中身去昭昭之盛世與萬鬼而爲鄰白馬江上  
青鳥洛濱鶴鶴在原嗟爾元昆縷衽霑血長號訴冤纂述遺  
美謂余不諼我覲之子將二十年相投藥石胡疹不痊譬我  
於池子爲之泉譬我於桐子爲之弦榮不獨遂難不隻全如  
何淑明摧馥碎堅廡衣楚挽徘徊墓田望之不見赴之無緣  
狸首班如女手拳如天如天如泣涕漣如

唐文粹

唐左羽林軍大將軍史公神道碑

唐奚敬元

將軍諱用誠字君諒河南人也曾王父諱惟靜開府儀同三  
司檢校太子賓客兼侍御史河南節度先鋒兵馬使大父勤  
銀書光祿大夫試太常卿兼侍御史河南節度兵馬使烈考

播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河東節度兵馬使兼御史  
中丞普寧郡王三代爲將克昌惟武垂慶後世傳芳于公公  
卽中丞第四子義感得一時之俊沉謀有周身之防貞元初  
藝成絕倫縱遊郡國名藩重鎮爭致邀迓乃不屑就其道益  
光襄陽節度樊公澤虛心好才與能樂善聞公有縱橫之畧  
剛決之姿由禡禮以接之選右職以署之而能恪勤厥位練  
習武經繇是樊公益所委重累遷至馬軍兵馬使會吳少陽  
卒其子元濟席凶噐以竊據淮蔡詔命唐隨節使李公愬摠  
齊軍士以討伐之命公爲遊奕兵馬使指顧麾下號令前驅  
率先啓行深入賊境遇敵必戰所向無遺會賊將領徒千人

草創營壘旗號日興橋柵而公伺其軍食無儲是刈是穫備其乾餼鴟張蟻聚控扼要害公度其孤虛可以攻取以少擊衆如其前堂堂之勢若然中斷殺傷奔潰靡有孑遺生擒賊將衆皆請殺而公不聽以客禮待之曰吾不能殺義士從其歸死於天子乃送其人于闕繼而陳章疏懇請全活憲宗皇帝英明聽斷詔下許之還賜軍前驅使俾領先鋒將與公偕行遵其銳卒沍寒之夜凌犯雪霜擊破賊城官軍全入先擒元濟以檻車獻於宗廟得正刑典由公之生致賊將化爲忠臣覆其妖巢以功補過朝廷推賞累寵旌節授公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中丞仍賜上柱國詔曰素抱將

才能通武訓策名戎旅委質藩方敷七德以招懷推一心而  
撫納遂使戴天之大節因事斯彰奉國之名謀逢時乃合奮  
其勇士潰彼寇徒堅壁洞開罪人斯得永言實效無忘寤思  
其圖爾勞是舉朝典旋以東平不虔將議征討詔命李愬爲  
除泗節度俾行天誅愬以公沉勇夙彰思同王氏列名表請  
委以親兵克行營都虞候公恪勤無私戰陣有勇破賊柵者  
有六收縣邑者有三教令必嚴刑戮不濫仁而有法其若是  
歟賊平遷檢校國子祭酒詔曰平齊之役諸軍指期衆校合  
戰各奮毅勇同樹勲勤永思積日之勞頗愧踰時之賞故於  
獎授有所超遷時屬邊事重難非公莫可詔統麾下鎮防朔

方居三年朝議以頻建茂功位未克量趣徵赴闕除左羽林將軍詔曰沉勇英決挺直將才制勝出奇合於兵法風勵勤王之節嘗從伐叛之師赫然殊功於是累振諸侯方岳多有薦揚北路親軍寄雄心膺統率貔貅之衆申明羽衛之嚴宜獎壯猷日兼峻秩敬宗皇帝以張韶作亂禍生不測環衛嚴整征賊誅夷拜兼御史大夫歲月滋深竭誠盡瘁遷大將軍知軍事疏封列爵褒寵勲賢勞績旣彰優榮斯及封武昌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上方倚注信臣錫宴別殿論功校藝公實居多方委爪牙之雄未兼鐵鉞之寄竟以積勞成疾憂國忘身大和四年歲在庚戌冬十一月乙未薨于昇平里之私

第享齡五十九皇帝軫悼廢朝賻禮加等粵辛亥二月十五日甲午葬于京兆府萬年縣長樂鄉宋侯之西原後三月詔贈工部尚書表勲臣也夫人李氏從夫之貴封趙郡夫人淑慎明賢明能正婦道卽哀盡哭動合禮經長子宗簡福王府叅軍次子宗授一子出身幼子福郎小女平娘孩啼孺慕絕及旋懷抱以敬元昔因朝奏相遇諸途語及戰伐之事備聞功業之本其子以理命見託固徵斯文而表諸道蓋不虛矣其詞曰

惟天生人必以類分定亂以武克生武臣洸洸史公振輝羣倫正直不同剛決無隣沐若膏雨煦然陽春濟以寬猛施之

威仁三代爲將道家所忌爲將四世彌彰勇毅制勝料敵善  
利全活擒生度材任知寒天雪夜萬里齊轡攻討賊城致之  
死地干戈將戢弓矢載橐懋功旣立爰議賞勞謙勤愈彰寵  
錫彌高貴婚華憲輝映賢豪王者之師勝殘去殺由不得已  
在懲桀黠惟公訓齊確然不叛令亦寬簡政不苛察羽林震  
衛克壯其猷推心誠膂練習貔貅忘身奉君勞積生憂運促  
潛奪名無建侯追榮八座寵錫威武葦于九原軫悼明主勲  
名獨在骨肉歸土表行豐碑垂休萬古

文苑  
英華

呂文穆公神道碑

宋富弼

東平呂公相我太宗真宗垂二十年咸平六年夏以疾薨十



月二十七日葬于河南府洛陽縣金石鄉奉先里後五十七年其子居簡始議琢碑于墓次請文于里人富某某誼不得辭輒用纂其世次德業之實以告諸神曰呂氏其先出於炎帝姜姓虞夏之際始封于呂其後遂以所封爲氏周初太公望以功國于齊穆王時有呂侯爲周司寇王命作呂刑以訓至西漢其裔孫有居東平者卽呂侯之後也本大支茂歷世有人以文武勲德顯名於當時偉然相望唐末徙籍太原國初遷居洛今遂爲洛陽縣人公諱蒙正字聖功太宗太平興國三年春首拔進士第初命將作監丞通判昇州四年代還會帝征大原劉氏朝于行在道授著作郎直史館旋加右拾

遺服銀緋五年轉左補闕知制誥服金紫八年遷都官郎中  
召入翰林院學士是冬擢爲左諫議大夫叅知政事俄陞給  
事中端拱元年拜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兼修國史未幾代趙普爲上相淳化二年罷爲吏部尚書  
奉朝請四年復爲上相至道九年除授左僕射判河南府兼  
西京留守真宗紹位就加左僕射咸平三年詔歸四年復爲  
上相益以昭文館大學士五年再拜司空兼門下侍郎明年  
感疾凡七上章解政事改太子太師仍封萊國公以告成泰  
山進封徐國祠后土又進封許國及薨天子震悼哭甚悲不  
能視朝者三日遣使弔祭賻賜特厚贈中書令諡文穆公以

諸子位于朝累贈大師兼尚書令秦國公始公少時考妣以口舌偶相戾遂以異處然情義內篤交誓不復嫁娶考後連佐邊幕妣居洛中并留公侍焉公每感歎憤懣絕迹于龍門躬事薪汲力奉慈養而且痛自刻責以爲業晝夜漏相接未始少懈嘗泣淚滿所讀書若無以爲生者如是數年學益進文益高聲動天下士友益附太祖開寶末隨待母氏赴舉東都時太宗以晉王尹開封重公名召見復案其所著文大稱之期以公輔之器是秋府薦甲於鄉書明年卽上第自此七年參預國政總十二年凡七遷遂作宰相領萬務必本於仁義教化而不專尚條約斟酌衡量咸適其宜中外靜明翕然

稱治精於選任檢庸者不得進久之知蔡州金部員外郎張紳以贓敗或讒于帝曰紳以洛人家甚富昔呂某方就學苦貧恨紳不能如意資其用今挾權諷下誣以賄免耳豈好貨者也帝驟信立還紳官而以他事罷公相公退就常叅位怡然一不自明踰年帝得紳贓實始悟遽黜紳爲絳州副使翊日復以相命公慰勞優篤遂及紳事而公亦意謝帝旣愛其能守法度而復重其沉毅不撓俄欲遣人使朔方諭中書選才而可責以事者聞公遽以名上帝不許他日又問公以前所選對帝亦不許他日又聞蓋急公終不肯易其人帝盛怒投其書于地曰呂蒙逆侮太執耶必爲我易之公徐對曰臣

非執蓋陛下未諒耳因固稱其人可使餘不及臣不欲用媚  
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同府皆惕息不敢動公插笏俛而  
拾其書徐懷之而下帝退謂親信曰是公氣量我不如旣而  
卒用公所選復命大稱旨帝於是益知能任人而嘉其不可  
奪之志上元觀燈一夕帝宴近臣於端拱樓樂車馬之盛左  
右顧曰五代都邑凋喪閭巷無幾人今乃全盛如此可喜公  
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皆走集故盛臣嘗見都外不數里饑  
殍盈道而此甚衆不必盡然願陛下視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  
帝頽頽不語王禹稱名譽將亦在列聞其對爲之汗下而  
公侃然復位無懼色帝以西北二方弗服忿之常議討伐公

初諫兵者傷人匱財不可屢動漢武置郡國萬里外可謂決其志矣然天下已困終悔之唐文皇親征燕碣手運土木卒無功而還亦悔是二王者歷百代無比而用兵皆不免于悔爲後世非笑陛下及其未有以悔也惟早鎮之宜以道德恩信橫于中而澹乎外則四譯自賓與夫命死官舉凶器較其所不足與較於無用之地而又倖勝於萬一者豈不遠哉帝傾聽褒納自是伐議遂寢但用應兵而已本朝故事宰相子起家爲水部員外郎公長子從簡當得之公以延蔭太寵非所以慎官賞勵寒賤也懇辭不拜祇受將作監丞因以著爲例于今不易在河南會熙陵役作公念輔政旣久恩寵特殊

羸然曳絰謁靈輿入境上伏地哭幾絕屢哭屢幾絕行路皆  
哭皇皇焉不忍去不得已乃出私錢三百萬助復土之費而  
還其在疾告也降醫走使不絕於道公以盡瘁積疾猝未有  
瘳累表乞骸骨優詔不允已而姑願歸洛將行聽肩輿至殿  
門俾二子掖而登坐而訪問日昃方罷二子咸面推以恩公  
晚築園宅于洛至則以琴觴雅宴自肆于其間間與樵釣野  
叟駢席而語不得軒冕累其歡曠如也公渾厚淵博忠亮寬  
懿無煩語不妄顧與人無親疎無高下陞級而一歸於至正  
其爲諫諍爲侍從鸞執政凡嘉猷偉畫皆不作已出而密歸  
之于上惟上自行之故人無知者其有不能秘須論議別白

而後方從者遂傳焉則天下稱道聳伏想望其人邈如神明  
自始仕至再罷相惟在昇與河南爲外委餘並處內不出未  
嘗一日遠於朝廷至於河南之行尚非太皇雅意蓋強出之  
將以遺嗣君以結公心故章聖初亟復在位三人相皆首之  
所以專其任也丁內外艱皆奪情而起不容終制不欲使他

人代也賜第東都以安其居俾無外徙之請也移疾歸鄉積  
十年卒不許還政第詔令休息頤養而密常使人候其安否  
帝躬謁陵寢祀汾陰再駕西都皆幸其第又親視其疾思復  
用也非公謀謨設施澤惠默化人雖罕得見其跡而功自被  
于四海故特升平刻碑能感夫兩朝眷遇絕比如此其至者



乎公策名冠天下士而位登元輔官至三公階勲爵邑咸第一勤畏翼翼乃心王家周旋始終毫髮無玷以老疾懇請而還天子憊然猶欲起其廢而用之嗚呼盛矣哉可謂聖世令德鉅人者矣曾王父諱韜皇主莫州莫縣簿贈太保曾王母太孀王氏封許國太夫人王父諱彥皇戶部侍郎贈太保王母潁川郡君陳氏封鄧國太夫人公掌誥時會令君朝京師公跪而泣于令君徐國且告曰大人母氏皆不孝子不忍見茲際適不偶願復故好敢以死請語訖又伏于前泣下不止令君徐國不得已憐而從之然終異堂而處公晨暮交走咸盡色養人於是始知公之純孝大行於其家也初娶

宋氏封廣平縣君再娶薛氏封譙國夫人皆歿於公之先男  
十人從簡駕部員外郎知簡大理寺丞惟簡庫部郎中承簡  
虞部郎中行簡比部郎中次未名次易簡奉禮部郎務簡光  
祿少卿居簡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兵部侍郎師簡司農少卿  
公退居于里常召諸子立庭下誨之曰吾觀舊史見唐中葉  
後至周末亂離相繼不絕卿相往往不得其死而無歸全之  
所吾幸生盛時碩茂尊顯今又奉身至夫免矣況若曹

暫得爲王官其無爲世胄子弟之爲

踏不淑且重汗

吾而將以累吾家由是諸子夙夜相警厲不忘詔教持身謹  
勸戒稱善入惟龍圖公最爲肖公沉識懿行動有規法力以

詞業自登名於英俊之域入踐臺閣出更藩服藹著嘉績稔於輿論異日必能躡公之武于廊廟之上而增大乎門構矣今自海南移典鄭州餘九人者先後公皆卒孫二十五人曾孫三十一人並傳所誨于其父祖罔敢不率人於是又知公之義訓大施于其後孫皆有官而曾孫亦有仕者女六人長嫁光祿寺丞直集賢院孫暨次嫁刑部侍郎叅知政事趙安仁次嫁太常博士周漸次嫁觀文殿學士尚書右丞丁度次早卒次嫁永州推官楊與文集二十卷行於時銘曰天之生賢而不世出出不逢時亡位而沒生而無成不若物生生辰而成惟公莫京初隱而學四方聞聲舉以魁衆四方

益驚歲始踰七遂爲相臣相我二宗太皇粵真三相必首不  
令後人善不有已造宁密陳事苟拂鬱衆皆逡巡公勇而前  
悉心以論帝怒斯震公顏益温居若柔弱語焉不聞及以議  
諍骨鯁必伸公久不渝一心劬劬帝知忠竭始貳終孚帝嗟  
乎公我有不如百職具舉萬方以綏成我太平匪公曷圖公  
處厥位天子是依讒免疾去天下以思進則以道勤勞飭之  
還必以禮燕樂適之日子芸芸曰孫羣羣厥有肖子又絕其

備天其意者斯爲報歟

宋文鑑

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汝南郡開國公贈兵部尚

書謚文正公范公神道碑銘

并序

宋

歐陽修

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汝南文正公薨于徐州以其年十有二月壬申葬于河南尹樊里之萬安山下公諱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際世家蘇州事吳越太宗皇帝時吳越獻其地公之皇考從錢俶朝京師後爲武寧軍掌書記以卒公生二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旣長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公益自刻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爲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祥符八年舉進士禮部選第一遂中乙科爲廣德軍司理叅軍始歸迎其母以養及公旣貴天子贈公會祖蘇州糧科判官諱夢齡爲太保祖祕書監諱贊

時爲太傅考諱塘爲太師妣謝氏爲吳國夫人公少有大節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舍其所有爲必盡其方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天聖中晏丞相薦公文學以大理寺丞爲祕閣校理以言事忤章獻太后旨通判河中府久之上記其忠召拜右司諫當太后臨朝聽政時以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爲壽有司已具公上疏言天子無北面且開後世弱人主以強母后之漸其事遂已又上書請還政天子不報及太后崩言

事者希旨多求太后時事欲深治之公獨以謂太后受託先帝保佑聖躬始終十年未見過失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初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代爲太后公諫曰太后母號也自古代立者由是罷其冊命是歲大旱蝗奉使安撫東南使還魯皇太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闕爭不能得貶知睦州又徙蘇州蘇餘卽拜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益論時政闕失而臣權倖多忌惡之居數月以公知開封府開封素號難治公治有聲事日益簡服則益取古今治亂安危爲上開說又爲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職修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如此而可以爲公可以爲私

亦不可以不察由是呂丞相怒至交論上前公求對辨語切坐落職知饒州明年呂公亦罷公徙潤州又徙越州而趙元昊反河西上復召相呂公乃以公爲陝西經畧安撫副使遷龍圖閣直學士是時新失大將延州危公請自守鄜延捍賊乃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公以謂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自爲書告以逆順成敗之說甚辨坐擅復書奪一官知耀州未逾月徙知慶州旣而四路置帥以公爲環慶路經畧安撫招討使兵馬都部署累遷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公爲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於延州築青澗城墾營田復承平永平廢寨熟羌歸業者數萬戶於慶州城



大順以據要害奪賊地而耕之又城細腰胡蘆於是明珠滅  
臧等大族皆去賊爲中國用自邊制久隳至兵與將常不相  
識公始分延州兵爲六將訓練齊整諸路皆用以爲法公之  
所在賊不敢犯人或疑公見敵應變爲如何至其城大順也  
一旦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使  
往築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騎二  
萬來爭公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者不  
渡而河外果有伏賊失計乃引去於是諸將皆服公爲不可  
及公將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已所得勦資皆以上意分賜諸  
將使自爲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召

之卧内屏人撤衛與語不疑公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  
乃決兼謀取橫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  
公歸矣初西人籍其鄉兵者十數萬既而黥以爲軍惟公所  
部但剗其手公去兵罷獨得復爲民其於兩路旣得熟堯爲  
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內地而紓西人饒餽之勞其所  
設施盡由人德之與時其法不敢變者至今尤多自公坐呂  
公貶羣士大夫各持三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爲  
黨或坐竄逐及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于是二公驩然相  
約戮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起而  
不能止上旣賢公可大用故卒置羣議而用之慶歷三年春

召爲樞密副使五讓不許乃就道旣至數月以爲叅知政事  
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公歎曰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有先  
後而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冀也旣而上再賜手詔趣使條  
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於前公惶恐  
避席始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詔天下興學  
取士先德行不專文辭草磨勘例遷以別能否減任子之數  
而除濫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勘任子之法  
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公者亦幸外有言喜爲  
之左右會邊奏有警公卽請行乃以公爲河東陝西宣撫使  
至則上書願復守邊卽拜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

安撫使其知政事纔一歲而罷有司悉奏罷公前所施行而復其故言者遂以危事中之賴上察其忠不聽是時夏人已稱臣公因以疾請鄧州守鄧三歲求知杭州又徙青州公益病又求知潁州肩舁至徐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四方公之病上賜藥存問既薨輟朝一日以其遺表無所請使就問其家所欲贈以兵部尚書所以哀卹之甚厚公爲人外和內剛樂善汎愛喪其母時尚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臨財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傳給衣食其爲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其行已臨事自山林處士里閭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者甚衆及其世次官爵誌于墓

譜于家藏于有司者皆不論著著其繫天下國家之大者亦公之志也歟銘曰

范於吳越世實陪臣俶納山川及其士民范始來北中間幾息公奮自躬與時偕逢事有罪功言有違從豈公必能天子用公其艱其勞一其初終夏章跳邊乘吏息安帝命公往問彼驕頑有不聽順鋤其穴根公居三年怯勇隳完兒憐獸擾卒俾來臣夏人在廷其事方議帝趨公來以就予治公拜稽首茲惟艱哉初匪其難在其終之羣言營營卒壞于成匪惡其成惟公是傾不傾不危天子之明存有顯榮歿有贈諡藏其子孫寵及後世惟百有位可勸無怠

文忠集

富鄭公神道碑

宋蘇軾

宋興百三十年四方無虞人物歲滋蓋自秦漢以來未有若此之盛者雖所以致之非一道而其要在於兵不用用不久常使智者謀之而仁者守之雖至於無窮可也契丹自晉天福以來踐有幽薊北鄙之誓畧無寧歲凡六十有九年至景德元年舉國來寇攻定武圍高陽不克遂陷德清以犯天雄真宗皇帝用宰相寇準計策策親征既次澶淵諸道兵大會行在虜旣震動兵始接射殺其驍將順國王撻覽虜懼遂請和時諸將皆請以兵會界河上邀其歸徐以精甲躡其後殲之虜懼求哀於上上曰契丹幽薊皆吾民也何多以殺爲遂

詔諸將按兵勿伐縱契丹歸國虜自是通好守約不復盜邊者三十有九年及趙元昊叛西方轉戰連年兵久不決契丹之臣有貪而喜功者以我爲怯且厭兵遂教其主設詞以動我欲得晉高祖所與關南十縣慶歷二年聚重兵境上遣其臣蕭英劉六符來聘兵旣壓境而使來非時中外忿之仁宗皇帝曰契丹吾兄弟之國未可棄也其有以大鎮撫之命宰相擇報聘者時虜情不可測羣臣皆莫敢行宰相舉右正言知制誥富公公卽入對便殿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上爲動色乃以公爲接伴英等入境上遣中使勞之英託足疾不拜公曰吾嘗使北病卧車中間命輒起拜今中使至

而公不起此何禮也英矍然起拜公開懷與語不以夷狄待之英等見公傾盡亦不復隱其情遂去左右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公且曰可從從之不可從更以一事塞之公具以聞上命御史中丞賈昌朝館伴不許割地而許增歲幣且命公報聘既至六符館之往反十數皆論割地必不可狀及見虜主問故虜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此何意也羣臣請舉兵而南寡人以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也公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若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凡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旼故



北朝諸臣爭勸用兵者此皆其身謀非國計也虜主驚曰何謂也公曰晉高祖欺天叛君而求助於北末帝昏亂神人棄之是時中國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雖虜獲金幣充牣諸臣之家而壯士徙馬物故大半此誰任其旤者今中國提封萬里所在精兵以百萬計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曰不能公曰勝負未可知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臣下所得止奉使者歲一二人耳羣臣何利焉虜王大悟首肯者久之公又曰塞鴈門者以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地卑水聚勢不得不增城隍皆修舊民

兵亦舊籍特補其缺耳非違約也晉高祖以盧龍一道賂契丹周世宗復伐取關南皆異代事宋興已九十年若各欲求異代故地豈北朝之利也哉本朝皇帝之命使臣則有詞矣曰朕爲祖宗守國必不敢以其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利其租賦耳朕不欲以此故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賦人若北朝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爲詞耳朕亦安得獨避用兵乎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隄之今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朕天地鬼神豈可欺也哉虜大感悟遂欲求婚公曰婚姻易以生隙人命修短不可知不若歲幣之堅久也本朝長公主出降齎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獲哉虜主曰

卿且歸矣再來當擇一授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公歸復命再  
聘受誓及口傳之詞于政府既行次樂壽謂其副曰吾爲使  
者而不見國書萬一書詞與口傳者異則吾事敗矣發書視  
之果不同乃馳還都以哺入見宿學士院一夕易書而行既  
至虜不復求婚專欲增幣曰南朝遺我書當曰獻否則曰納  
公爭不可虜主曰南朝旣懼我矣何惜此二字若我擁兵而  
南得無悔乎公曰本期皇帝兼愛南北之民不忍使蹈鋒鏑  
故屈已增幣何名爲懼哉若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南北敵  
國當以曲直爲勝負非使臣之所憂也虜主曰卿勿固執自  
古亦有之公曰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故臣事之當時所遺

或稱獻納則不可知其後頡利爲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  
公聲色俱厲虜知不可奪曰吾當自遣人議之於是留所許  
增幣誓書復使耶律仁先及六符以其國誓書來且求爲獻  
納公奏曰臣旣以死拒之虜氣折矣可勿復許虜無能爲也  
上從之增幣二十萬而契丹平北方無事蓋又四十八年矣  
契丹君臣至今誦其誓符其約不忍敗者以其心曉然知通  
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故臣嘗竊論之百餘年間兵不大用  
者真宗仁宗之德而寇準與公之功也公諱弼字彥國河南  
太曾大父內黃令諱處謙大父商州馬步使諱令荀考尚書  
鄰官真外郎諱言皆以公貴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封鄧韓

秦三國公會祖母劉氏祖母趙氏母韓氏封魯韓秦三國太夫人公幼篤學有大度范仲淹見而識之曰此王佐才也懷其文以示王曾晏殊殊卽以女妻之仁宗復制科仲淹謂公子當以是進天聖八年公以茂材異等中第授將作監丞知河南府長水縣用李迪辟簽書河陽節度判官事丁秦國公憂服除會郭后廢范仲淹爭之貶知睦州公上言朝廷一舉而獲三過縱不能復后宜還仲淹以來忠言通判絳州景祐四年召試館職遷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從王曾辟通判鄆州寶元初趙元昊反公上疏陳八事且言元昊遣使求割地邀金帛使者部從儀物如契丹而詞甚倨此必元昊腹心謀臣

自請行者宜出其不意斬之都市又言夏守贊庸人也平時猶不當用而况艱難之際可爲樞密乎議者以爲有宰相氣召還爲開封府推官擢知諫院康定元年日食正旦公言請罷燕徹樂雖虜使在館亦宜就賜飲食而已執政以爲不可公曰萬一北虜行之爲朝廷羞後使虜還者云虜中罷燕如公言仁宗深悔之初宰相惡聞忠言下令禁越職言事公因論日食以謂應天變莫若通下情遂除其禁元昊寇鄜延殺二萬人破金明擒李士斌延帥范雍鈴轄盧守勲閉門不救中貴人黃德和引兵先走劉平石元孫戰死而雍守勲歸罪然通判封章周鄩監李康伯皆竄嶺南德和誣奏平降賊止

以兵圍守其家公言平自環慶引兵來援以姦臣不救故敗  
竟罵賊不食而死宜卹其家守懃德和皆中官怙勢誣人冀  
以自免宜竟其獄樞密院奏方用兵獄不可遂公言大臣附  
下罔上獄不可不竟時守懃男昭序爲御藥公奏乞罷之德  
和竟坐腰斬延州民二十人詣闕告急上召問具得諸將敗  
亡狀執政惡之命邊郡禁民擅赴闕者公言此非陛下意宰  
相惡上知四方有敗耳民有急不得訴之朝則西走元昊北  
走契丹矣夏守贊爲陝西都總管又以入內都知王守忠爲  
都鈴轄公言用守贊旣爲天下笑而守忠鈴轄乃與唐中官  
監軍無異將吏必怨懼盧守懃黃德和覆車之轍可復蹈乎

詔罷守忠時又用觀察使魏昭昞爲同州鄭守忠爲殿前都指揮使高化爲步軍都指揮使公言昭昞乳臭兒必敗事守忠與化故親事官皆奴才小人不可用詔遣侍御史陳洎往陝西督修城且城潼關公言天子守在四夷今城潼關自關以西爲棄之耶語皆侵執政自用兵以來吏民上書者甚衆初不省用公言知制誥本中書屬官可選二人置局中書考其所言可用用之宰相以付學士公言此宰相偷安欲以天下是非盡付他人乞與廷辯又言邊事係國安危不當專委樞密院用宰相魏仁浦兼樞密使國初范質王溥亦以宰相叅知樞密院事今兵興宜使宰相以故事兼領仁宗曰軍國



之務當盡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廢內降令中書同  
議樞密院事且書其檢宰相以內降納上前曰恐樞密院謂  
臣奪權公曰此宰相避事耳非畏奪權也時西夏首領吹同  
乞叻吹同乞山各稱爲將相來降補借奉職羈置荆湖公言  
二人之降其家已族矣當厚賞以勸來者上命以所言送中  
書公見宰相論之宰相初不知也公嘆曰此豈小事而宰相  
不知耶更極論之上從公言以宰相兼樞密使除鹽鐵判官  
遷太常丞史館修撰奉使契丹二年改右正言知制誥糾察  
在京司獄時有用僞牒爲僧者事覺乃堂吏爲之開封按餘  
人而不及吏公白執政請以吏付獄執政指其坐曰公卽居

此無爲近名公正色不受其言曰必得吏乃止執政滋不悅  
故薦公使契丹欲因事罪之歐陽修上書引顏真卿使李希  
烈事留公不報使還除吏部郎中樞密直學士懇辭不受始  
受命聞一女卒再受命聞一男生皆不顧而行得家書不發  
而焚之曰徒亂人意尋遷翰林學士公見上方辭曰增歲幣  
非臣本志也特以朝廷方討元昊未暇與虜角故不敢以死  
爭其敢受乎慶歷三年三月遂命公爲樞密副使辭之愈力  
改授資政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七月復除樞密副使公  
言虜旣通好議者便謂無事邊備漸弛虜萬一敗盟臣死且  
有罪非獨臣不敢受亦願陛下思夷狄輕侮中原之耻坐薪

嘗膽不忘修政因以告納上前而罷逾月復除前命時元昊使辭羣臣班紫宸殿門上俟公綴樞密院班乃坐且使宰相章德象諭公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虜故也公不得已乃受時晏殊爲相范仲淹爲參知政事杜衍爲樞密使韓琦與公副之歐陽修余靖王素蔡襄爲諫官皆天下之望魯人石介作慶歷聖德詩歷頌羣臣皆得其實曰維仲淹弼一夔一契天下不以爲過公旣以社稷自任而仁宗責成於公與仲淹望太平於期月之間數以手詔督公等條具其事又開天章閣召公等坐且給筆札使書其所欲爲者遣中使二人更往督之且命仲淹主西事公主北事公遂與仲淹各上當世之

務十餘條又自上河北安邊十三策大畧以進賢退不肖止  
僥倖去宿弊爲本欲漸易諸路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  
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元昊遣使以書來稱男而不臣公言  
契丹臣元昊而我不臣則契丹爲無敵於天下不可許乃却  
其使卒臣之四年七月契丹來告舉兵討元昊十二月詔冊  
元昊爲夏國主使將行而止之以俟虜使公曰若虜使未至  
而行則事自我出旣至則恩歸契丹矣從之是歲契丹受禮  
雲中且發兵會元昊伐呆兒族於河東爲近上問公曰虜得  
無與元昊襲我乎公曰虜自得幽薊不復由河東入寇者以  
河北平易富饒而河東嶮瘠且虞我出鎮定擣燕薊之虛也

今兵出無名契丹大國決不爲此就使妄動當出我不意不  
應先言受禮雲中也元昊本與契丹約相左右以困中國今  
契丹背約結好於我獨獲重幣元昊有怨言故虜築威塞州  
以備之呆兒屢殺威塞人虜疑元昊使之故爲是役安能合  
而寇我哉或請調發爲備公曰虜雖不來猶欲以虛聲困我  
若調發正墮其計臣請任之虜若入寇臣爲罔上且誤國上  
乃止虜卒不動公謂契丹異日作難必於河朔旣上十三策  
又請守一郡行其事小人怨公不已而大臣亦有以飛語讒  
公者上雖不信公懼因保州賊平求爲河北宣撫使以避之  
使將還除資政殿學士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讒者不

已罷安撫使歲餘讒不驗加給事中移知青州兼京東東路  
安撫使河朔大水民流京東公擇所部豐稔者五州勸民出  
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廬舍十餘萬  
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闕寄居者皆給其祿  
使卽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以  
爲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官吏皆書其勞約爲奏請  
使他日得以次受賞於朝率五日輒遣人以酒肉糗飯勞之  
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流民死者爲大家葬之謂之叢冢自  
爲文祭之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  
餘萬人募而爲兵者又萬餘人上聞之遣使勞公卽拜禮部

侍郎公曰救災守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煮粥食之饑民聚爲疾疫及相蹈藉死或待次數日不食得粥皆僵仆名爲救之而實殺之自公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爲法至于今不知所活者幾千萬人矣王則據貝州叛齊州禁兵馬達張青與姦民張握等得劔印于妖師欲以其衆叛將屠城以應則握之婿楊俊詣公告之齊非公所部恐事泄變生時中貴人張從訓銜命至青公度從訓可使卽以事付從訓使馳至郡發吏卒取之無得脫者且自劾擅遣中使罪仁宗嘉之再除禮部侍郎公又懇辭不受遷資政殿大學士以明堂恩除禮部侍郎徙知鄭州又徙蔡州加觀文殿

學士知河陽遷戶部侍郎除宣徽南院使判并州兼河東經  
畧安撫使至和三年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  
士與文彥博並命宣制之日士大夫相慶於朝仁宗密覘知  
之歐陽修奏事殿上上具以語修且曰古之求相者或得於  
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也哉修頓首稱  
賀仁宗弗豫大臣不得見中外憂恐文彥博與公等直入問  
疾內侍止之不可因以監視禳禱爲名乞留宿內殿事皆關  
白而後行禁中肅然嘉祐三年加禮部尚書昭文館大學士  
監修國史公之爲相守格法行故事而附以公議無心於其  
間故百官任職天下無事以所在民力困弊賦役不均遣使



分道相視裁減謂之寬卹民力又弛茶禁以通商賈省刑獄  
天下便之六年丁秦國太夫人憂詔爲罷春燕故事執政遇  
喪皆起復公以謂金革變禮不可用於平世仁宗待公而爲  
政五遣使起之卒不從命天下稱焉英宗卽位拜樞密使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遷戶部尚書逾年以足疾求解機務章二  
十上拜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陽封祁國  
公公五上章辭使相且言眞宗以前不輕以此授人仁宗卽  
位之初執政欲自爲地故開此例終仁宗之世宰相樞密使  
罷者皆除使相有不稱職有罪者亦然天下非之今陛下初  
卽位願立法自臣始不從神宗卽位改鎮武寧軍進封鄭國

公公又乞罷使相乃以爲尚書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集禧  
觀使召赴闕公以足疾固辭復判河陽熙寧元年移汝州且  
詔入覲以公足疾許肩輿至殿門上特爲御內東門小殿見  
之令男紹隆入扶且命無拜坐語從容至日具賜紹隆五品  
服再對上欲留公爲集禧觀使力辭赴郡明年二月除司空  
兼侍中昭文館大學士賜甲第一區皆辭不受復拜左僕射  
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旣至未見有於上前言災  
異皆天數非人事得失所致者公聞之歎曰人君所畏惟天  
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者去亂亡無幾矣此必姦臣欲進邪  
說故先導上以無所畏使輔佛諫諍之臣無所復施其力此

治亂之機也吾不可以不速救卽上書數千言雜引春秋洪  
範及古今傳記人情物理以明其決不然者羣臣請上尊號  
及作樂上以久旱不許羣臣固請作樂公又言故事有災變  
皆徹樂恐上以同天節虜使當上壽故未斷其請臣以爲此  
盛德事正當以示夷狄乞并罷上壽從之卽日而雨公又上  
疏願益畏天戒遠姦佞近忠良上親書答詔曰義忠言親理  
正文直苟非意在愛君志存王室何以臻此敢不置之枕席  
銘諸肺腑終老是戒更願公不替今日之志則天災不難弭  
太平可立俟也公旣上疏謝復申戒不已願陛下待羣臣不  
以同異爲喜怒不以喜怒爲用捨公始見上上問邊事公曰

陛下卽位之始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因以九事爲戒八月以疾辭位拜武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南復以老請改亳州時方行青苗息錢法公以謂此法行則財聚於上人散於下且富民不願請願請者皆貧民後不可復得故持之不行而提舉常平倉趙濟劾公以大臣格新法行當自貴近者始若置而不問無以令天下乃除左僕射判汝州公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復治郡願歸洛養疾許之尋請老拜司空復武寧節度及平章事進封韓國公致仕公雖居家而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交趾叛詔郭逵等討之公言海嶠嶮遠不可以責其必進願詔逵等擇利進退

以全王師契丹來爭河東地界上手詔問公公言庶河諸郡  
皆不足守而河東地界決不可許元豐三年官制行改授開  
府儀同三司是歲故叅知政事王堯臣之子同老上言至和  
三年仁宗弗豫其父堯臣嘗與文彥博劉沆及公同決大策  
乞立諸嗣仁宗許之會翊日有瘳故緩其事人無復知者以  
其父堯臣所撰詔草上之上以問彥博彥博言與同老合上  
嘉公等勲績如此而終不自言下詔以公爲司徒且以其子  
紹京爲閣門祇候六年閏六月丙申薨于洛陽私第之正寢  
享年八十手封遺表使其子上之世莫知其所言者上聞計  
震悼爲輟視朝內出祭文遣使致奠所以賻卹其家者甚厚

贈太尉諡曰文忠十一月庚申葬于河南府河南縣金谷鄉南張里公之配曰周國夫人晏氏後公四年卒子男三人曰紹庭朝奉郎曰紹京供備庫副使後公十月卒曰紹隆光祿寺丞早卒女四人長適保寧軍節度使北京留守馮京卒又以其次繼室封安化郡夫人次適承議郎范大琮次適宣德郎范大珪孫男三人定方承事郎直清承奉郎直亮假承務郎公性至孝恭儉好禮與人言雖幼賤必盡敬氣色穆然終身不見喜愠然以單車入不測之虜廷詰其君臣折其口而服其心無一語少屈所謂大勇者乎其好善疾惡蓋出於天資常言君子小人如冰炭決不可以同器若兼收並用則小

人必勝薰蕕雜處終必爲臭其爲宰相及判河陽最後謫老  
家居凡三上章皆言天子無職事惟辨君子小人而進退之  
此天子之職也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  
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構扇干跂萬轍必勝  
而後已小人復勝必遂肆毒於善良無所不爲求天下不亂  
不可得也其爲文章辨而不華質而不俚有文集八十卷天  
聖應詔集十一卷諫垣集三卷制草五卷奏議十三卷表章  
三十卷河北安邊策一卷奉使錄四卷青州振濟策三卷平  
生所薦甚衆尤知名者十餘人如王質與其弟素余靖張瓌  
石介孫復吳奎韓維陳襄王鼎張昞之杜杞陳希亮之流皆

有聞於世世以爲知人元祐元年六月有詔以公配享神宗  
皇帝廟廷明年以明堂恩加贈太師紹庭請于朝曰先臣墓  
碑未立願有以寵綏之上爲親篆其首曰顯忠尚德之碑且  
命臣軾換次其事謹拜手稽首而獻言曰世未嘗無賢也自  
堯舜三代以至于今有是君則有是臣故仁宗英宗至于神  
考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則天畀以人光明偉傑有如公者觀  
公之行事而味其平生則三宗之盛德可不問而知也古之  
人臣功高則身危名重則謗生故命世之士罕能以功名終  
始者臣觀三宗所以待公全其功名而保其終始蓋可謂至  
矣方契丹求割地上命宰相歷問近臣孰能爲朕使虜者皆



以事辭免公獨慨然請行使事既畢上欲用公公逡巡退避不敢居而向之辭免者自耻其不行則惟公之怨比而讒公無所不至及石介爲慶歷聖德詩天下傳誦則大臣疾公如仇構以飛語必欲致之死地仁宗徐而察之盡辨其誣卒以公爲相及英宗神宗之世公已老矣勲在史官德在生民天子虛已聽公西戎北狄視公進退以爲中國輕重然一趙濟敢搖之惟神宗日月之明知公愈深公雖請老有大政事必手詔訪問又追論定策之勲以告天下寵及其子孫然後小人不敢復議雍容進退卒爲宗臣古人有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豈不然哉公旣配食清廟宜有頌詩以昭示來世其詞

曰

五代八姓十有二君四十四年如絲之棼以人爲嬉以殺爲  
僇兵交兩河腥聞于天上帝憎之命我祖宗昇爾鑪錘往銷  
其鋒孰謂民遠我聞其呻寧爾小忍無殘我民六聖受命惟  
一其心敕其後人帝命是承勿劓刖人矧敢好兵百三十年  
諱兵與刑惟彼北戎謂帝我驕帝聞其言折其萌芽篤生菜  
公尺箠笞之旣服旣馴則擾綏之堂堂韓公與萊相望再聘  
于燕北方以寧景德元禩始盟契丹公生是歲天命則然公  
之在母秦國寤驚旌旗鶴鴈降充其庭云有天赦已而生公  
天欲赦民公啟其衷北至燕然南至于河億萬維生公手撫

摩水潦薦饑散流而東五十萬人仰哺于公公之在內自泉  
流瀕其在四方自葉流根百官維人百度惟正相我三宗重  
華協明帝謂公來隕星其堂有墳其邱公豈是藏維嶽降神  
今歸不留臣軾作頌以配崧高

蘇文忠集

